

何咪儿寻爱记

铁
凝



镜 子 里 的 城 市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教育音像出版社

铁凝 著

何咪儿寻爱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咪儿寻爱记 / 铁凝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镜子里的城市)

ISBN 7-80673-086-9

I. 何... II. 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346 号

策 划	张彦魁	张永生
责任编辑	张采鑫	张晓黎
装帧设计	张志伟	
美术作品	纪京宁	
美术编辑	李文侠	
责任校对	张晓黎	

丛 书 名	镜子里的城市·铁凝
书 名	何咪儿寻爱记
作 者	铁 凝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编: 050071)
河北教育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 050061)

制 版 北京蓝海洋广告公司
印 刷 石家庄市石新印刷厂
(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园街 458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4.875 插页 0.625
印 数 1—165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086-9 / I · 058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选择“镜子里的城市”作我这套小说集的总标题，原因大约如下：

首先，这五本集子所选的小说都以城市作为故事的背景。比如《永远有多远》，比如《对面》，比如《午后悬崖》……对文学而言，任何故事的背景都是重要的，大到历史风云，小到一个人的内心。那背景可以遥远含蓄，若即若离，却含糊不得。含蓄是作家心中有数之后的表达方式，含糊的结果会使你的小说变得可疑和轻浮。这并不是说背景的重要就已经大于你的故事本身，大于你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命轨迹，不是的。只是，没有人物赖以生存的物质背景，人物的心灵世界就是无根的。然而背景也仅仅是背景。我常被问及“你这小说是写城市的还是写农村的？”或者，“你这小说是城市题材还是农村题材？”每到这时我总觉得难以作答。我以为这是对小说的一种粗糙的划分，过分强调了地理环境因而忽略了文学的本质。让背景就是背景吧，要紧的是这背景之下的人怎么了？

其次，“镜子里的城市”如果侧重的是镜子，那是

因为镜子似乎有一种干净和诚实到无情地步的品质，又仿佛天生一种善施法术和光怪陆离的诱人特征。只因善施法术，其自身又有了不可回避的局限性。不过歌德说过：“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心思。”如果镜子是写作者的心和眼，那么，有多少面镜子就有多少种城市。我的小说也不过是无数个镜子当中的一个。在这时，我更愿意把这个“城市”拟人化——至少和人有着共生的意味。他或她一定应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他们的血肉他们的情感也一定应该在这不可回避的局限性里凸现出来。局限性的积极意义也就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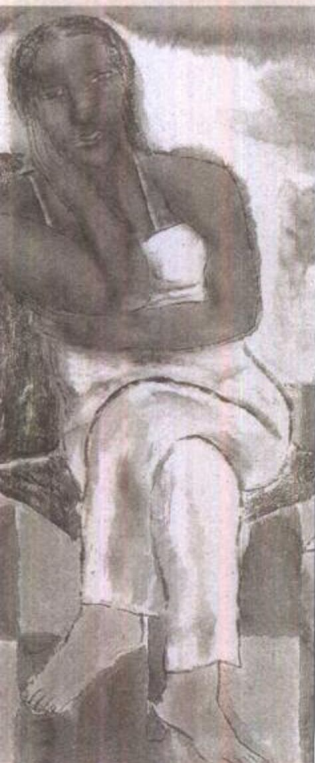
我一直希望能够在局限性里获得自由，我一直希望我能够比现在写得更好。

2001年中秋

13/11/02

目 录

何咪儿寻爱记	1
树下	66
笛声悠扬	78
省长日记	90
小黄米的故事	106
色变	121
豁口	133
六月的话题	145





何咪儿寻爱记

1

何咪儿今年二十八岁，用这个数字除以二，是她初次恋爱的年龄。

何咪儿眼睛细长，眉毛乌黑，皮肤是一种无光泽的白，类似刚煮熟的鸡蛋皮。只是目光有点轻微的斜视，好像对世界心怀不满，又仿佛要以斜视在一切生人面前占上风。她的脾气也似乎因之而反复无常，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还愿意随口对人撒个小谎。何咪儿的斜视使她的童年和少年过得比较孤单，同龄人有些怵她，于是便团结起来一块儿不理她。这集体的不理又加剧了何咪儿的斜视，在心里她分明地自卑着这小小的缺陷，但更让她恼火的是，她的妈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副矫正斜视的眼镜要她戴。何咪儿晚上洗脚时把眼镜扔进洗脚盆，让洗脚水泡着它，让坐在一边的妈看着。妈也不说话——妈也怵她三分。

到了后来，当何咪儿出落成少女，又变成名副其实的

女人，她的斜视却成了她吸引男性的一个重要资本。不止一个男人对她表述过她的眼神儿带给他们的不可遏制的刺激，其中一个酸腐透顶的文人还给她列举了一本外国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说何咪儿与她是多么相似。何咪儿从来不读小说，于是她就对那文人说：“放屁！”何咪儿口中是不乏这类粗话的，却把那文人的情绪逗弄得更加昂扬……这是后话。现在让我们回到小说的开端，先来讲何咪儿的初恋。

其实，何咪儿的初恋也许比二十八除以二还要早，大约在十二岁，她恋上了她的一位北京表哥。那年暑假妈带她去北京的大舅家，大舅的儿子、也就是何咪儿的表哥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单位，在家赋闲数日，就天天领着何咪儿到处玩。这表哥生得高高瘦瘦，留着平头，耷着两只招风耳，很讨女性的喜欢，也迷住了何咪儿。何咪儿那时还算不上女性，充其量只是一个尚未发育的小女孩，可是她却有些霸道地想要垄断她的表哥。她不许别的女孩和表哥讲话，走在街上永远要表哥牵着她的手，吃饭时必得挨着表哥坐。在何咪儿看来，表哥似乎也乐意这样：吃饭时他不是总给她夹她喜欢的菜么，在街上他不是总给她买她爱吃的草莓酸奶么。直到有一天，表哥把一个同样高高瘦瘦的女人领进家门，对家人说这是他的女朋友。吃饭时舅舅、舅妈对“女朋友”十分照顾，问寒问暖问饥问饱，何咪儿听来备觉多余而又刺耳。尽管她仍然挨着表哥坐，尽管表哥仍然把她喜欢的菜夹进她的碗，但这一切更叫她

感到孤独无助，悲愤欲绝。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那“女朋友”竟然也假惺惺地说：“何咪儿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与其说这是她对何咪儿的关心，不如说这是她对何咪儿的戳穿——何咪儿这才发现眼前的米饭自己是一口也没吃。于是她较量似地端起了饭碗，却突然毫无防备地大哭起来，端着碗的双手一个劲儿发抖。那时她也被自己的哭声给吓蒙了，她不知该怎样对付这手中的碗和碗里的饭，于是她就把碗狠狠摔在地上——何咪儿式的行为吧：有点野蛮，还有点不管不顾。直到今天，二十八岁的何咪儿回忆十二岁的暑假，还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在饭桌上那次当众的空前绝后的嚎啕。

第二天妈就带何咪儿离开北京回了家。何咪儿家住福口省的省会福口市，福口与北京是近邻，相隔才三百公里。可是，口音却大不同。比如这里的人管拿着叫“掂着”，管干什么叫“做啥”。十二岁的何咪儿从北京回到福口，听到的第一句叫人生厌的话就是“掂着”。“好好掂着别掉地上。”她听见一个男人对一个孩子说，并把一根雪糕塞进那孩子的手。她下决心要像表哥那样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她顽强地认为她将来的生活是理应和北京发生某种关系的，她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她的表哥，还想起表哥送她们母女时在火车站对她说过话，他要她回去好好念中学，还说他会给她写信的。哭肿了眼睛的何咪儿高高地昂着头不理睬她的表哥，一股仇

恨的情绪自心底升起，她恨的究竟是谁呢？理应是她的表哥吧，她觉得她都快要把他恨死了。

这年秋天何咪儿十三岁了，她在一所普通中学念初一。何咪儿的功课非常一般，她自己给自己下结论说她不是念书的材料，看见书本就犯困。但这也并不说明何咪儿的智商就低于别人，比方说她学北京话就快得惊人，只一个暑假，她就差不多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北京人。她中学的新同学们以为她真是北京人，她就信口开河地骗他们说，她是因为父母工作的调动，才从北京搬到福口的。何咪儿的谎言很快就露了馅儿，同学们不仅知道她不是来自北京，而且还知道她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当着她的面嘲笑她的撒谎，她斜眼看着他们毫无窘态地说：“谁让你们相信呢，谁让你们愿意听我说谎呢。”她那一脸轻松的神情，叫人觉得撒谎骗人在她不是目的，她盼望的反倒是被人把谎话戳穿。

这样，何咪儿一上初中就把自己推到了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不过这景况对她并不陌生，从小她就缺少朋友，她不是也和别人一样地长大了么。再说她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初一的大部分时间她用来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站在学校传达室门口等待表哥的信；另一件是讽刺挖苦送信的那个邮递员。

何咪儿并没有随着离开北京而把她的表哥淡忘，越是恨他就越是想他。她牢记着在火车站分手时他对她说过要给她写信，她并且认定那信一定会寄到她的中学。倘若寄到家里，与一般家信又有什

么区别呢？何咪儿要的就是区别，有了区别，才可能有以后的一切，那么，她就需要耐心地、日久天长地等待。一开始她总是在中午和下午放学时跑到传达室门口，敲着玻璃窗问坐在里边的白发老师傅：“有我的信吗？北京来的，我叫何咪儿。”白发师傅警觉地对她摇着头，给人感觉即使有何咪儿的北京来信他也不会交给她。这么小的学生有什么必要让别人给她写信呢——也许他心里说。也许他心里没这么说，而是的确没有何咪儿的信。何咪儿却由此越发地不相信传达师傅了，她改变了主意，决心亲自等待邮递员的到来，她要越过传达师傅，直接检阅每日的信件。

邮递员通常在第二节课的课间十分钟到达校门口，何咪儿便在这时冲出教室，飞快地跑向大门去迎他。“有我的信吗？北京来的，我叫何咪儿。”她紧盯着邮递员手中的一叠信件和报纸。邮递员看看何咪儿，决定为她打开捆绑信件的那根纸绳。哪知何咪儿连解纸绳的时间也不给他，她从他手中不客气地夺过那捆信，把嘴凑到纸绳上用牙一咬，“咔”地一声纸绳便断开来。邮递员有些惊奇地看着歪头咬断纸绳的何咪儿，这时的何咪儿也许更像一只吃草的兔子或者啃着谷物的耗子，伶牙俐齿而又神情专注。

咬开了纸绳的何咪儿，也不顾身后传达师傅难看的脸色，便翻腾起手中的信件。她居然翻到了一封写有她姓名的信，那居然真是一封北京来信。何咪儿忘记自己是怎样离开校门口回到教室的，只记

得她把北京来信叠了个对折塞进衣兜，而其他信件却飘散了一地；还记得传达师傅在她背后说了些严厉的话，似乎说要向她的班主任去告状。

何咪儿在课堂上读完表哥的来信，这来信让她非常失望。信中无非写些祝愿她认真学习，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之类的话，还告诉她，他已有了工作，单位是外贸局。最后表哥还嘱咐她代他问候姑姑，也就是何咪儿的妈。这是一封谁都可以随便读、随便看的信，与何咪儿的想像相去甚远。可是，何咪儿对她的表哥又有些什么样的想像呢？她发现其实她并没有认真而有条理地想过，她的年龄还没有赋予她这样地思想的能力，她这时的思维混乱而又固执，只一味地想要和表哥在一起，想要表哥不同一般地对待她，想要表哥除她之外不理睬世上所有的女人，而且假装表哥的那个女朋友根本就不存在。



回到家来，她没有代表表哥问候他的姑姑，她坐在书桌前背着妈给表哥写了回信。何咪儿从未给任何人写过信，这封信写废了不知多少张信纸。废纸团铺天盖地几乎埋住了何咪儿，可她那最后定稿的回信却只有十六开信纸的小半页。

何咪儿在上学的路上把信投进邮筒，之后便又开始了对表哥回信的漫长等待。与从前不同的是，她已无需再向邮递员询问：“有我的信吗？北京来的，我叫何咪儿。”那邮递员已深知她的等待。他总

是不等她开口便主动地告诉她：“没有。”到后来，邮递员口中那“没有”也变得吃力起来。尽管他把这“没有”说得一次比一次轻声，一次比一次小心，一次比一次含混，可他仍然觉得，说“没有”本身就已经是对何咪儿的伤害。

可是，仍然是“没有”。

何咪儿也不像从前那样小跑着来听他的“没有”了，她的步速一次慢似一次。她慢腾腾地向校门口走着，也许用“怯步”来形容她那时的走法更为合适。这怯步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那邮递员面对何咪儿的怯步，就再也不忍心说“没有”了，他望着她的脸，她也望着他的脸，于是他闭了嘴，把“没有”变成了轻轻地摇头。

邮递员这轻轻地摇头，却莫名其妙地激怒了失望已极的何咪儿，人一发怒胆量便也跟了上来，何咪儿几步奔到邮递员跟前，咬着牙（邮递员觉得）突如其来地对他说：“嗨嗨嗨，说话呀你，哑巴了你哑巴了你，摇什么头呀你！”邮递员被何咪儿逼得开了口，就说他不叫嗨嗨嗨，他有名有姓他叫马建军，说完推起自行车就要走。何咪儿说你姓什么叫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的是你说话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你！

这个马建军不说话。

何咪儿又问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你！

这个马建军还是不说话。

何咪儿伸手就摇马建军的自行车：“我要你跟我说‘没有’说‘没有’，你听见没有呀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何咪儿摇撼着马建军的自行车，像耍赖，又像撒泼。

马建军终于低了头说：“没有。”说完骑上车便走。何咪儿又冲着他的背影喊“回来”。

马建军没有回来，他的车上还有大堆的信，他不能总在这儿耽搁。

为什么要叫马建军回来，何咪儿不知道。她只是惊奇自己为什么能对这个马建军发这么大的火。这么想着她有点儿不好意思，第二天的老时间，她破例没有到校门口去。

下午放学后，何咪儿在路上被马建军叫住。马建军没穿邮局的绿制服，何咪儿一下子没把他认出来。当她认出是他时，觉得他比穿着制服要年轻许多。马建军叫住何咪儿说上午你没来。何咪儿以攻为守地说是不是没有？马建军说是没有。何咪儿假装漫不经心地说没有就算了。马建军试探地说，不过……何咪儿说不过什么？马建军说其实你可以打长途电话。

2

马建军向何咪儿提供了一种与表哥联络的新方式：打长途电话，使何咪儿立即对他另眼相看。她自己就从来没有想过与表哥做一次电话联系，一是没钱，二来她也不知道表哥



单位的电话号码，最关键的是她没有这个概念。马建军帮她解决了钱和号码的问题：他本人就是邮局职工，打不花钱的长途电话他有办法。至于查询北京外贸局的一个号码，那也叫问题么。马建军的建议带有明显的职业特点，在何咪儿这样的中学生看来神秘而又遥远的事，在他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何咪儿接受了马建军的建议，想到这电话不能在晚上打，她还毫不犹豫地逃了半天学。某日的一个下午，马建军带何咪儿来到邮局，把预先为她查好的号码递给她，何咪儿免费与表哥通了话。当她握住话筒听见表哥那熟悉的声音、那漂亮的北京话时，她觉得胸膛里的心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可是，这电话带给何咪儿的失望比那封信还要大。也许说失望是不确切的，那应该是一种打击。表哥告诉何咪儿，他所以没有及时给何咪儿回信，是因为他正忙着准备结婚，他很快就要结婚了，他和表嫂会把喜糖寄到福口来的……何咪儿对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半天，她只说了一句：“那我呢？那我呢？”她听见表哥在那边一个劲儿问她：“你怎么啦？喂，何咪儿你怎么啦？”她不再说话，砰地挂断了电话。

何咪儿还记得那天她从邮局出来天已经黑了，邮局旁边是一个小型街心花园。她不想回家，就往小花园里拐，马建军在她身后跟着。她知道他在身后跟着，因此拐进黑漆漆的花园她并不害怕；她知道他在身后跟着，因此心中的火

气更大。以后当何咪儿慢慢长大起来，她有时会想到，马建军仿佛是专为了她的发火而来到世上又来到她的眼前。在街心花园里何咪儿花了很长时间责怪马建军，责怪他出馊主意打长途电话。她说为什么你要带我上邮局来打这个电话呀为什么你要多管闲事，从一开始你就管别人的闲事……何咪儿埋怨起别人一向是不讲道理，她也明知自己不讲道理，见对方没有反应就更加不讲道理。她接着说要是不打电话她怎么会知道表哥结婚呢，要是不知道表哥结婚她又怎么会这么伤心——就算表哥的结婚她没法阻挡，可晚一天知道这伤心就晚一天到啊。所以说是这个长途电话弄得她伤心，或者干脆马建军就是她伤心的根源……何咪儿颠来倒去把这几句话重复了许多遍，在她埋怨马建军的同时，也就毫无保留地把她对表哥的倾慕讲给了马建军。



马建军——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他的年龄，他比何咪儿大四岁，那年还不满十八周岁。一个十七岁的男人是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法子劝慰一个十三岁的伤心女人的，马建军站在街心花园只弄清了一点：这个何咪儿喜欢的人她是她的表哥。于是他对她说：“也别太难受了，反正你也不能和他结婚。”何咪儿立即要马建军闭嘴，说他懂个屁，说一百个马建军也抵不上表哥的一根小手指头等等。马建军说可你们是近亲呀，近亲结婚生的孩子都傻。何咪儿要他滚开，还说他是个庸俗的小市民。马建军叹了口气要走，何咪儿又问你往哪儿走啊

天这么黑我怎么回家呀。马建军知道这是何咪儿说得不想说了，只好陪何咪儿回家。

何咪儿哭丧着脸回到家来，妈又把另外一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她们家的何二咪让人给毒死了。何二咪不是人，是家中一只小狸猫，因是女性，何咪儿给她取名二咪。也姓何，家人叫她时，连名带姓一块儿叫。何二咪已与何咪儿母女相处了四年，性情温顺，憨厚仁义，有时被邻人打伤，回来也不言语，只躲在背人处轻轻舔自己的伤口。何咪儿喜欢这只猫，看重的就是她这品性。现在，何二咪平白无故地就死了，皱着眉侧脸躺在院里，嘴里还叼着半条小鲫鱼。傻子也能断定这是有人往鱼身上涂了毒药。

何二咪的死暂时冲淡了表哥结婚带给何咪儿的刺激，因为她看见妈哭了，她知道妈也许不单是在哭猫，妈是在哭她们母女过日子的一些难处。

何咪儿家住福口市物资局宿舍，她爸从前是物资局财务处的会计，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揭发财务处长挪用公款，让这处长下边的一伙人给活活打死了，那时何咪儿刚满两岁。何咪儿的妈也在物资局工作，是局职工食堂的会计，为人懦弱本分，连再结婚的勇气也没有，一心守护着何咪儿。待到何咪儿念小学，能够背着书包满街跑时，她们家与外界发生小纠纷，竟天经地义般地由何咪儿去冲锋陷阵了。物资局这栋宿舍楼共有五层，何咪儿家住一楼，她们上头是老赵